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續集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埛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張徳燽

容春堂續集卷十三

明 邵寳 撰

墓表九首

墓表

明故山西布政司左叅議王公墓表

王公廷瑞葬泰州淇原之若干年其子揚州府庠生延祀始克表于其阡渡江東來請予爲文其季女壻淇官其爲之狀公予同年友予爲户部郎中時又嘗同官公

之墓固予所當表也况延祀再請益勤予其何辭按狀公姓王氏諱璠廷瑞其字也陜西鞏昌府寧遠縣人國初有以人才官其縣者後遂居之高祖謙曾祖仲榮祖興咸隱弗仕公之父永昇舉景泰癸酉鄉貢授河間府知事以公貴累贈奉議大夫户部郎中母賈氏贈太宜人河間四子公其季也少頴敏不凡河間奇之遺與其俊彦者游公弱冠河間當考最嘆曰吾觀吾子惟璠也偉其將以材顯乎吾髮種種尚可僕僕人下乎遂辭職

去歸其鄉命公入邑庠戴恭簡公以按察副使督學見
而器之會同舍生侵學傍隙地衆愬于官以齒推公爲
先公素伉直領之事閣不行衆更詭爲文投之縣代署
公名非公意也尋覺發于巡按視原文有公名例出爲
掾戴公聞之曰吾識王生豈爲是者哉然莫能救也是
歲癸卯當鄉試戴公乃牒縣以掾入試遂得舉自逮事
至是凡八閱月耳明年甲辰登進士第河間疾且革聞
報喜曰吾願畢矣尋卒公聞訃奔歸伏地大慟以禄甫

及而親不待有終天之恨焉築廬墓傍手植松楸置祀田百畝服闋奉繼母徐氏之京授户部主事監督臨清水次倉同事中貴剥尅萬狀酷流諸郡公力與之諍朞月將縛奸胥輩二十餘人皆寘於法時有真部使之稱進員外郎丁内艱服闋進郎中奉敕總理遼東糧儲兼管屯種於是邊費每告乏公杜請託謹權量尺布斗粟必親稽焉閱實使至得羨米若干萬數考以稱最奸商射利不遂者朋誣于廷公疏上其狀下御史臺治而法

之凡百十餘人故事征商額外有楮價充公用公悉罷之既還朝補貴州司奉敕儹運漕河時值其藩之國河道壅滯公夙夜乘小舟廵視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上便宜數事詔皆行之人以為便尋擢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分守冀北道冀北古雲中地敵兵出沒不時戍卒餽餉恒虞不繼公多方調畫邊鎮倚為重壬戌朝正考覈群吏鈞陽馬公在銓部方以公為材而濠梁顧公以都御史參會竟以臺評罷公馬公爭之不能屢稱于人先

是山東叅議某者以分守在遼東與公不相能其兄司徒公每平之公之被黜人謂其有力焉公初被黜上䟽自叙其課績所得詞語大意謂外銓籍而信流言蒙名士以重謗請下臺司根究屬藩府暨鎮撫臣亦有上䟽留公者詔命之辨公再䟽摭臺評之失云云且謂臣猶出婦借得復歸亦無顔與娣姒相見請雪其冤而許之退事下臬司公三䟽請稽報不時上之故語益峻切會孝廟崩事遂寢逆瑾竊柄時有勸公赴愬者公笑謝

焉曰吾以吾行之不白故忿而有言今就傍逶吾之心事誰歟白者言者愧而去公在京師久之南游至江淮愛揚爲文獻地又以女歸兵部儲郎中洵可依以家也遂卜今居未幾以疾卒年五十三論者謂公天性亢爽痛厭世之齷齪忍垢者事多直遂名以是得而謗亦隨之然夙負幹局尤習吏事使究其用當必有所樹立而僅止乎是知者惜之烏乎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吾於公有感焉公自爲諸生伉直自許

羣議攻人輕於一諾遂蒙不韙至落士籍及居官奉使知有國法不恤毀譽當商利交征之時獨捜刮弊端以賈羣怨窾入淵魚亦或有焉而心則共且勤矣論者媒孽而指擿之公抗章自辯至于再三詞氣俱壯逮權奸當路一言投隙立可甘心於人乃退然止縮雖或勸之不爲動也公於是時寧忍一時之憤而不欲傷朝廷之大體寧受終身之玷而不欲壞士夫之大節此其心爲何如而凡前日所謂過者可一言以釋之矣然則所謂

觀過知仁者吾不於公有感乎今公已矣墓之草不知
凡幾宿矣公之心固有不待白而自白者予昔與公並
署頗號知公惜公之心於他人殆倍焉因延祀之請於
是乎表公長子某夭延祀生時公年已若干矣女若干
人壻爲某某洵其季也爲吏侍丈懿公從子云

明故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盧君墓表

監察御史盧君師邵既擢四川按察副使奉璽書提督
學政取道省其父封御史某庵公於吳將行暴疾而卒

又明年癸未封君以其子應圻葬之於西横山之原其官其既爲之銘又明年甲申其弟兵部主事師陳以使事歸乃立石墓上以其所自爲狀請予表之予昔請養歸之三年屢得先師文正公手書稱君之賢時君方爲御史公致政家居數相從論議比公薨而君以四川廵按過錫予始得相見師陳繼脩君好及提學再見方約會于山中乃愆期數日而訃至矣予方恨一弔之缺今見師陳如見君也其能已於表乎予甞聞今之君子之

論君也由其言於上者謂之貞臣由其行於下者謂之才臣由其潤於身而表章乎古人者謂之文學之臣吾徵之狀君初登進士而觀政都察院也於羣衆中獨留心吏事凡章程法比皆習而通之時都御史三山王公見其所擬吏牘驚曰此法家言老吏所不及因薦試河南道御史巡西直門繼巡東城於是武宗方鋭意北狩督宣府建行宫急而都御史某附麗承望其勢張甚君上疏請罷行宫之役而斥其邪穢庸劣不宜任用言極

激切廷中聳然比既實授清戎至東光見長寧伯其侵奪民田橫歛子粒往往逮繫死詔獄君上疏極論請釋無辜而還其侵地皆從之或言長寧貴戚權倖君清戎有職何得出位君曰風聞言事御史職也况目擊其事何可忍也巡按初至四川首劾巡撫都御史其其陰附當路黷貨殃民莫敢指斥後雖坐他事逮黜亦以君言故由是一方肅然人謂得巡按大體是故謂之貞先是巡城者務繁科條以鈎摭爲能所關决多家人細事君

曰御史所治止是邪惡縱不問所治惟宿奸巨蠹要束
詳明發擿敏利譽籍籍起河間旱奏請免賦減科適盡
出所儲藏鏹貸民全活甚衆四川地遠懼獄之久淹也
檄所司月報而時遣發之朝使方取材西南又邪人迎
佛亦道境内屬歲飢民不堪供輸君材擇周慎而晝夜
拊循之民得不擾妖人甲善幻術能剖腹出腸胃惴人
徼利又能吐火燒民廬室民益驚畏求罔不獲或捕之
輒說校以逸殆不可方物君密飭各郡同日邏捕術窮

皆伏其辜其郡人乙慓悍强禦桀椎埋自恣君廉其隂賊
多黨援急或生變乃先揚好言卒以計擒殺之犍爲之
葼㵝灘温江之三渡皆湍急善溺舟君擇材幹吏委以
鑿治人知其去險即安而不知勞費是故謂之才君天
資有大過人者性尤嗜學平居手不釋卷程文若擬古
詩詞清潤圓融不事刻削而新意層出少受知於太保
吴文定公太傅王文恪公都御史⽒涇徐公入朝尤爲
太師李文正公所喜有相見之晚之嘆所著有方舟聯

舫二集及奏疏詩文總若干卷藏于家按治所至以餘力建學申教大興文治薦起賢士大夫不可起者必造其廬禮焉死者弔祭其墓尤樂表章先賢嘗建董子毛公二祠及浣花三陳東坡遺直四書院家居時請立石湖書院祀宋范文穆公又求其遺像及所書田園雜興手摹勒石其中以文穆故居湖上君與鄰焉用是致景行意遇古蹟及山水奇勝處多所題詠是故謂之文學夫三者有一已爲人望而况兼而有之乎且貞而不迂

濟之以敏才而不浮持之以重文學而卒歸於雅將之以德蓋不惟成章而已殆知所以裁之者故雖未見其止即其所至亦可以稱於天下矣君諱雍字師邵其甲子舉於鄉登辛未進士凡在官若干年卒是為正德辛巳九月九日年四十有八娶薛氏贈孺人繼張氏封如之子一人即應圻女一人適陸希奭盧氏系出范陽世居蘇之崑山五世祖吉仕皇朝為青州通判自崑徙吳縣越來溪上歷四世至士誠士誠子即封君諱綱有學

行爲士夫君子所重師陳於君有師友之義故爲之圖
不朽者甚勤吾於是乎感焉因并書之

明孝子秦公墓表

養恬秦公永孚孝行既著成化間有司上於朝而旌之
越十有一年弘治改元孝宗皇帝詔加冠帶又三十有
四年嘉靖改元公年八十七矣今上皇帝詔賜粟帛諸
物明年癸未公以疾卒又明年乙酉其子鏜葬公龍山
第五峯下從其父封武昌知府脩敬公之兆又明年丙

戌其配張孺人卒又明年丁亥鎧也祔葬如禮而請予表其墓上之石公之葬也予既爲之銘表不已複乎予是以辭鎧稱韓子於太原王氏事固以請予乃爲之表曰爲乎此明孝子秦公之墓也其妻張氏孺人祔焉於乎天下之言德者莫大於孝也尚矣家得夫人則家重父若母莫不願以爲子也邑得夫人則邑重郡得夫人則郡重守若令莫不願以爲士爲氓也國得夫人則國重君若相莫不願郡邑之有是且日以衆多也願之故

重之重之故表之所謂樹之風聲者今之道猶古之道也嗟夫刺血封肉閭巷匹婦往往能為之公之事葢類焉然非其人也公生長世族有盛宋文儒淮海先生為之遠祖有鄉稱鉅人長德封郡太守脩敬先生為之考有名藩方伯文章政行稱重一時中齋公為之凡公讀書游藝名自已致秉節醇謹好行義事由壯至于老勿替益隆稱賢士夫而孝行大矣方公之未旌也鄉上於邑邑上於郡郡上於朝固其所也脩敬素稱退讓君子

於此亦聽焉至於張孺人則固與於行孝之事者也孝也者人之同心也於是乎可見矣故孝行成而衆美歸焉百福萃焉不惟人旌之而天亦申佑之公與其配皆登大耋昔也同室今也同穴可謂有終鎧爲之子有學有行以舉于鄉望于太學將薦于春官奉對大廷服列官序孫四人淮漳瀚涵者並游庠序文學之聲相埒也可謂有後論福者皆歸公之德蓋榮終其身而猶未艾也不亦可爲人人之勸爲聖朝清化之助哉嗟乎孝表

於宅里有詰旨在無庸賛矣其諸福德不表則人莫之知也予是以特書之泰之世在脩敬公中齋公碑表詳矣公諱旦永孚其字養恬其别號其行若生卒歲月在予所為志張之世為江陰流璜望族孺人之考則封東平知州養浩先生廷美弟則今致政福建都運使企齋公元之其詳在企齋所為志其稱貞静純懿者與予稱養恬公沈静醇朴者媲德君子曰嘉耦允哉

明故福建布政司左叅議節庵茹公墓表

吾姻友節庵公既卒且葬張都運企齋爲之銘其子霆等復以墓上之石請予表之予與公爲相知者四十餘年於今矣公之葬予既以太淑人初喪弗克與於銘今於霆之請也能無言乎公以布衣舉應天成化庚子鄉貢弘治庚戌登進士第授唐縣知縣擢寧波府通判再擢江西饒州府同知推遷福建按察僉事尋遷令官遭其父新寧公喪歸服闋遂倦勤不起葢在官凡若干年又若干年乃卒公爲進士觀兵部政以使便省新寧公

於家鄉人榮之比官唐縣遂迎養焉縣有牧馬孳息為難富人避北北歸於貧至鬻子女不能償公一反之民納薪于易若運載價重公既為減五之一復四其限置集於軍城以便貿易時皆稱便雖邑多中貴家不敢以勢撓法既去而人思之寧波專司賦公至條約既具首革西軍儲積弊老奸避服出納清允乃以餘力修諸邑閘百七十所民免水患中有以公姓名之者修鄞寧二邑之學歲歉以巡守檄賑飢全活甚衆又奉朝使檄清

屯田于昌國諸衛武臣皆弗敢異同伍都憲朝信時爲郡守事必咨公公亦賛之以誠比至饒州郡守方缺公攝其事抑強扶弱惟當而清戎一事專於公者尤稱督造瓷器内臣在饒境欲以非禮屈公公從容拒之勢爲之歛饒民頼焉士以愷悌君子民之父民八字爲韻賦詩頌之在福建奉敕整飭兵備兼理屯政分巡漳南公持憲體惟肅惟慎漳有巨奸將圖巡捕爲利者公發其奸而寘之法武平有免死戍邊輾轉規避者公立遣之

汀漳地介江廣羣寇負險往往發作正德巳已尤猖獗

公合三省軍民兵禦禦且勦之擒其渠魁數人斬若干人

馘若干人仍單騎造其穴開誠諭之盜皆感服上功於

朝將有顯擢又奉巡視海道兼督之敕公為叅議仍守

其地會布政使缺巡按檄公署其事而新寧公之訃至

矣君子曰詩有之靖共爾位若公者可不謂其人乎而

謙以持之諒以本之溫敏以出之上官以為才且賢固

其所也顧以不能追逐時好雖遷叙如常弗克大展比

進臬藩又未見其止謂之何哉然所至有善政溢於人口迄于今不衰老歸其鄉優游康適孝友恭慎之德益著壽考令終詒謀燕翼以啟後人綽有家政若是而稱名進士為鄉邦賢士夫於奕世衣冠有光耀焉公亦何負於平生哉公姓茹氏諱其字世和初號熙齋晚更節庵其先蓋中州人宋南渡時始居無錫元有諱元字良夫者執義不仕其所生子三人循仁處仁居仁循仁生文達文達生洪以書畫重一時永樂中被徵至京師與

大典事授山東壽光丞卒其妻陸氏以守節旌其子即
新寧公由國子生爲令尹晚以公貴敕褒之加文林郎
新寧配安人金氏生公謂之南宗循仁生文中文中生
敬以醫從太宗至北京從事太醫院因籍焉文中從之
英廟復辟初文中以壽百有四歲召見文華殿賜冠帶
袍靴宴于順天府仍命諸卿賀于其家今其孫鄉貢進
士仕者一人曰均州知州鳴玉以進士仕者二人曰光
禄寺丞鳴鳳曰其官鳴金謂之北宗葢文獻之盛如此

公娶顧氏先卒贈孺人其繼楊氏封孺人為都憲宜開公之從孫有子三人霆霓霦霓為公弟世資後女若干人歸某某卒以嘉靖壬午八月五日葬以卒之又明年三月某日墓在某之原霆先請狀於廣東按察僉事馮君廷伯公門人也故知之詳予於是乎采之其世系則又予聞之霆霆聞之公云

封刑部主事前建安訓導徐先生墓表

是惟建安訓導封刑部主事方竹徐先生之墓先生歿

後若干年其配封安人陶氏卒其子臨江府知府問啓而祔焉禮也既而請表於予按狀先生姓徐氏諱玉字德卿方竹其别號也世爲鳳陽臨淮人宋南渡時徙常之武進至先生之大父承生二子伯湖州府推官敬其仲毅先生父也隱居讀書鄉稱孝友旁通醫方兼善占候嘗刲股以療父疾先生幼而好學稍長以禮經游邑庠臺試優等遂廩焉七舉應天不利而聲聞日起惲副使巍孫御史方鄒郎中䩄輩數十人皆從之請業素以

剛直自許郡守其性卞急多所淩傲先生於衆中獨以正言格之守亦爲之少抑由是人加敬畏久之以貢授訓導於建安分教有方弟子請業者與之講説無異在郡庠時嘗以清苦養心行義濟世爲吾儒分内事者諭諸門人監司至者應對侃侃務盡事理不爲勢分少貶故往往有忤者且建當路衝多迎送先生弗任勞也將告歸或止之先生曰官以達志非是將焉用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戾吾性以安斗粟非吾所能也遂棄官歸於

是閒舉進士由廣平推官擢刑部主事三載考績先生
受封如其官階承德郎居三載閒稱疾請告歸省久之
將遂不起先生力勸之出曰汝年尚少退其可輕言哉
復以所嘗教人者數言懇切語之閒佩服惟謹其文學
政行重於縉紳論者歸先生之教云先生奉親以順志
爲事兄卒後撫孤姪綏如已出季弟既析産而貧復挈
之同居謝官後即所居種竹成圃作一室徜徉其間故
舊過從周旋宴如若不知有家事者閒以時事不對居

若干年乃卒壽六十八陶安人武進人也其父武岡州學正永通經博學爲後進師以貢入官安人生於武岡笄而歸先生凡若干年其封今號也與先生並命又若干年年六十九卒自初歸至從官建安儉勤自持與先生無違德且有相之道焉其出奩物以助不足者不論也先生之忤上官也安人屢勸之遜及不變則又勸之亟歸無及於禍曰吾能甘淡薄無以無祿爲慮也先生之卒既襄事閼起復由刑部調兵部擢知登州府繼調

臨江安人皆不就迎養蓋以㓜時備歴江湖風濤之險之故閒屢跪乞歸安人辭焉而疾不起矣予與先生同郡而未之識聞識問以道誼爲知已既又聞先生於徐司訓東之謂其能以一節自守真有可以警流俗者使其得一郡一邑而爲之將必有以自見而民受其恵乃遅廻庠序僅領儒官以去又以直道不久於職雖有淑人之具諸生者不多被焉其所未竟將在其子乎雖然先生之志高矣而陶安人又能安貧樂退以成之論先

生者曰直而介論安人者曰順而約蓋有合於易爻相愛之義予表先生能獨遺安人乎先生卒以正德乙亥八月十四日葬以丙子其月其日安人之卒則嘉靖癸未十一月二十八日也葬爲其年其月其日子男四人長學後先生若干年卒次即閎次思郡庠生次辨例授冠帶女二人孫男四人女孫九人

范君民澤墓表

范君民澤鄉貢進士來賢之父諱霖民澤字也其先蘇

郡人系出宋文正公之裔先若干世自郡城徙居常熟之福山高祖叔輝贅呂庄王氏是爲呂庄之宗曾祖文伯祖端本父崇望皆入貲受服崇望號思養尤有令聞于鄉邑娶陳氏生子六人君其仲也資貌秀碩性復警悟讀書知大義范故有物產崇望又振起之晚歲倦勤君輟學承家弱冠如老成人凡公私應有餘力思養忘家慮焉性篤孝以母不逮養語及輙嗚咽嘗誦孟東野寸草春暉之句惻然感之故自號草心友愛兄弟寢處

一室非有故不離規過勗善公於財帛來賢思養家孫也思養瀕終嘗命以百金資其學費君竟均之其喪思養人謂之治徵文於名卿以表其墓且裒其遺稿而梓行之費自已出不以煩諸昆季會葬者千人君性誠直見于色辭冠服雅素舉動有儀人望之若儒者襟度坦厚其於人成美掩過解紛平怨一以平心處之卒不爲累雅好義族屬貧病姑姊妹失所割產出資賙卹之無吝無倦至於食流莩収棄孩埋遺骼凡目所見而力能

及者亦往往有之若蠲租巳責則常事不論也來賢以俊異遊邑庠繼入太學尋領壬午順天鄉薦公遺書勉以遠大所居當山水勝處偕一二勝友出入觴詠有脫俗之興自三吳至于錢塘乘舟出遊徘徊弔古歸方將爲菟裘之營以自老焉無何以痰疾不起嘉靖乙酉四月二十九日也來賢卜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三十日葬君于虞山南麓先期奉其師表叔前浙江道御史陳君狀來請表其墓上之石吾聞諸孟子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此泛爲君子言之若夫大君子則異於是蓋文正公至于今凡若干世矣而其旁支遺裔異邑别宗亦往往有賢者出焉如民澤者況尤克念先德躬脩孝弟以自樹立於鄉里哉又況來賢方出賢科將遠大是圖其進未艾哉銘其幽不足而大書以表之爲他日地固亦宜之其諸事行具誌銘者不書

曹母王孺人墓表

婦人之墓無特表者曹母表焉賢而悼之也且梅隱之

阡始葬者母不表則惡乎志然則何賢乎母賢其善教子也初母之夫今饒平知縣邦彥君領弘治戊午應天鄉薦於是其子今户科給事中懐年纔六歲饒平三上春官及再入太學母居家躬督績學朝夕無閒不知饒平之在外也比給事領癸酉鄉薦上春官歸母督之益力及登丁丑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母聞之曰是可以大成吾子之學矣既賛饒平君貽書策勵即遣其婦往共内事且戒之曰朝廷於諸吉士饔飧膏燭囿

不有給欲其專於學也而可溷以家事乎况今在旅汝往惟共無俾懷也有内顧憂且北門之王與東門之曹世望相埒吾之歸曹曹業方落而裝出於王者先燬於火吾不敢怨躬井臼以與汝舅周旋至于今日而弗聞乎母於是蓋有餘教焉郡邑中稱善教者宜莫如母抑何悼乎給事方授官有祿饒平亦自新喻教諭擢今職母從而南朞月遇疾不起給事既未遂養又弗躬含歛其情有不勝悼者故人亦為之悼之也給事歸以先塋

地狹乃卜吉於惠山寺西梅隱後岡之原營而葬焉先是嘗請銘於今太宰藁城石公爲銘比葬復立石墓前介吾姻友秦君國英請表于予予交曹氏父子間久不能辭也母姓王氏邑之江陰里人父其敦樸有行義母朱氏亦善教子母之弟惠以癸酉鄉薦今官廣西桂林通判母之善教葢亦有所自云母生成化乙未九月二十五日十七歸饒平又二十八年庚辰七月二十三日卒年纔四十有六而已子五人長即給事懷娶徐氏其

次者天又次性娶惠氏情聘鄒氏悰聘王氏女五人其壻曰許其僕其葉其張其臧其孫男一人柯聘葛泉州女女孫四人聘于王鄉氏華麟祥氏鄒炫氏鄒諲氏給事奉母之喪以其年某月歸自饒平以卒之又明年壬午十月二十四日襄事太宰公誌列母内行如太史陳先生魯南狀尚多予以表事體大故特舉其善教所以稱母者爲後人告

談太恭人錢氏墓表

太恭人錢氏萊州府知府秋雲談公諱綗字憲章之配也萊州公以進士爲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太恭人先封安人繼封宜人公擢廣信知府更萊州乃老後太恭人以子貴加封知公秩禮也公卒之十八年恭人卒其子一麟一鳳以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葬於游來塢之原從公兆也浙江提學按察副使盛先生既銘其幽復樹石墓上奉建寧知府羅君狀請予表之予室顧淑人談出也且辱萊州公知久於太恭人能無言乎按

狀錢氏裔出吳越武肅王之後諱進字寬甫者自嘉禾徙無錫世居湖頭餘百年矣國初有子正子義仲益並以詩鳴蔚爲族望子正之曾孫叔簡娶張氏生太恭人幼稟聰慧父母愛之適萊州公喪其配贈宜人朱氏其父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采芝公謀於其配茹宜人遂聘焉厥既來歸及見叔舅僉事公泰公兄主事公經外內上下交賀得婦未幾二公繼沒門戶漸衰萊州公方爲諸生恭人相之績學益力天順壬午舉于鄉明

年會試遇貢院災阽危而免恭人聞之憂以致疾且齋
而祈焉甚懇公既第進士恭人之京弟坦送之歸而道
卒恭人曰弟由我死盍於我殯於我葬既而卹其寡妻
至於成節被旌凡若干年不衰當公以進士使山東勞
瘁成疾而幾危也泣歎而告恭人曰吾與主事兄以吾
親之教皆獲登第封典未及而親年已老吾死不足惜
如不瞑何既而聞有輸粟例恭人即脫簪珥勸公爲奉
政公先受服焉公疾瘳授主事南京再進至郎中恭人

皆奉茹宜人以養及攜主事公之子一誠延師教之與其子等奉政公卒萊州公與仲兄成章庶弟絅及一誠四分其產既而恭人告公曰一誠也貧柰何乃悉推其分與之姒氏喪一誠繼之其殯葬皆於恭人乎具公之廣信恭人迎茹宜人養如南京比更萊州茹宜人已踰耋道路且遠公欲請終養恭人曰吾聞之人臣不以家事辭王事禮也吾以婦奉姑而子代父養將不可乎公獨行之任恭人家居養事修備宜人安之越二年公歸

宜人年益高恭人從公同侍朝夕四年年九十有一乃終先是伯子一麟例貢需次家居其仲一鳳以鄉舉署桐廬訓導恭人謂公曰二子既登仕途君亦老矣不及時自娛將何待乎凡家事一自任之不以煩公公得逍遥林下專心著述焉凡數年卒時一麟候選都下一鳳轉教諭桂林恭人躬治喪事兼綜内外無拂禮俗比一麟等奔歸則喪具備矣服闋一麟授南京東城兵馬副指揮一鳳改進賢教諭二子交使迎養恭人曰此固吾

從子時也從必於長遂之南京暇日謂其官涉刑獄因
舉常勸萊州公者戒之且終以歐陽崇公求生不得死
者無恨之説蓋隂有祈嗣之意焉一麟泣受唯謹明年
三姙皆男人謂恭人言不誣㑹一鳳遷應山知縣而歸
恭人與二子各滕置其子以相娛頃之以萊州公不及
見又相對泣歎臨行一鳳跪請教恭人曰公勤廉慎鈌
一不可吾無多言既而一麟進中兵馬指揮於是恭人
有加封之典一鳳由應山調平江改四川大邑涖任三

月思恭人老謝病歸見之甚歡尋以徽號恩詔賜粟帛諸物恭人猶躬拜之一日夕食畢濯而就寢無疾而逝人謂太恭人殆神仙家所謂尸解骨蜕者葢其輕財好施天惟昭鑒之而彰其報者於是乎在此其説固未足信若夫天意則有之矣洪範五福其卒曰考終命命有定數順受而無虧斯其正矣然或臻乎其數而身罹疾疢不暴顛蹶則積瘻痹痛苦百出至于不可勝而斃焉者雖上壽其得謂之考終乎由是知太恭人之得報于

天者之至也是故君子必爲之表焉不然則不務德而
惟神仙方外之術之求者有之甚則流於符籙之説皆
指太恭人以取信豈不爲女德之累也乎太恭人卒以
嘉靖癸未正月二十五日距其生正統戊午二月二十
七日享壽八十有六子男二人長即一麟娶華氏贈孺
人繼蔡氏封孺人次即一鳳娶吳氏女四人長適楊順
次適光禄典簿華亢次適華球次適義官華爵孫男六
人愷邑庠生娶朱貢士廷補女悌聘秦貢士國和女愉

聘華國子文成女忱聘華指揮騰霄女慎聘華國子國儀女其少者曰恒孫女七人長適呂國子亨夫次適茹國子釗次適華乾次聘于浦義官君萬子稱次聘于羅建寧文擻子汝推次聘于鄒指揮邦翰子應參次聘于殷司訓時衡子旦談氏自始祖壽齋由汴扈宋南渡遂家無錫數傳至封監察御史公禮禮以上世以醫名禮之子若孫始用儒顯萊州公其最盛者也文學淵邃其著述多行於世云

明故耕雲處士董君配江浦太君杜氏合葬表

耕雲處士董君克振之配江浦太君杜氏年九十五以終其葬也其子江浦知縣遵之友四川按察僉事姜君仁夫爲之銘其曰太君而繫以江浦者仁夫因江浦士夫君子之稱稱之也而遵以善政得於其人以成太君之教者蓋不待終誦而知之矣且其銘之稱有曰爲婦則婦崔氏之唐爲母則母尹氏之陳允哉言乎吾因遵而知母姜君云吾亦云再考其叙之稱其儉節共惠於

太君皆常事不舉其曰耕雲没遵治喪用禮脩殮法屏
佛事宗戚病之太君不爲撓又曰大姑黄老而病瘡家
衆疑癩不敢近太君羞饋候寢抑搔癢痾如他日姑陳
病風手足攣卷太君任盥櫛跪榻前飼飲食煮藥爲湯
抱之坐盆上熏且浴三年如一日烏乎太君之孝其他
可能也其事二姑於疾如此非其心之純篤雖一時不
能勉而况於久乎其喪處士能聽其子之用禮不以宗
戚言動尤有古賢母風致四十而寡望百而終子遵入

官歷教與政由南昌訓導溧陽教諭乃至江浦前稱賢師後稱賢牧東西迎養太君志體兼豫凡若干年會以時艱辭政就教疏上忤當道頗得瓊州感恩之調間關海道有不遑將之嘆未幾乞終養歸相見驩甚不啻融洩焉者又凡若干年乃卒中經今上嘉靖改元與於追尊詔恩高年粟帛之賜歲時坐慈壽堂上遵率諸孫捧觴上壽邑大夫躬來加禮談者榮之夫以太君之貞心苦節限於年令而不得與旌典命也遵學成行修屢試

於有司而不得策名薦書以階顯仕貽太君封亦命也雖然由君子觀之今之所謂榮殆無異於旌與封者況天與之壽既若是其高且獲康寧以享之子亦老矣侍而待瞑葬銘出於知者不朽之托於是乎在近與南昌張東白先生所爲堂記遠與處士之銘於開化吾先生表於楓山章先生者存没輝映其榮多矣而其事尤難遵吾斯文知已也昔在江西有官屬師友之分既葬太君乃用書及誌刻遣其子汝倪來請表予謂處士既有

表太君祔焉表則爲複然前後葬日有不可不書者第愧吾之言不足爲太君重耳其表曰明嘉靖五年十有二月二十有四日壬申江浦知縣蘭溪董遵葬其母江浦太君杜氏於東湖之墓距其父耕雲處士君葬於成化甲午十有二月庚寅凡五十三年啓而合焉禮也杜亦蘭溪人其先爲五高先生之裔其父曰景福母張氏其詳在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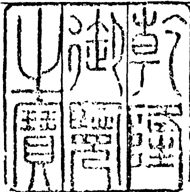
馮氏青山阡表

正德辛巳二月丙申廣東按察僉事馮廷伯遷其考贈承德郎刑部主事觀省公曁其配封太安人秦氏之柩于龍山之墓殛即青山新阡而葬焉先是弘治乙夘刑部公卒丙辰以葬巳未秦安人卒庚申以葬既封既樹於今二十有三年或有以下濕為言者廷伯旁視而信惟是焉懼往來山之前後相求吉壤久而後得於斯後負龍山第三峯惠山左峙璨山右掖前抱梁溪襟以重湖湖外諸山隱隱可望堪輿家曰善卜筮協從迺勤垣

墉迺肇塋域將攺圖焉於是廷伯生母李安人以庚辰六月四日卒遂卜襄事左公右安人易地而兆如故李母右而稍後禮也君子謂古之人通乎幽明之故專精廟享而不修墓况於遷乎墓之遷也仁人孝子必有甚不安焉者矣凡葬言水深土厚土之不厚則水或浸淫越棺若楄柎以侵於膚勢宜有之春秋譏世室屋壞為久不修也墓藏體魄獨可若是恝乎此廷伯所以歷詢葬師披榛涉莽跋履嵒嶔而夙夜不遑者也馮氏世為

錫望自宋信州知州夢得十一傳而至刑部公之考望江教諭戒軒先生起家布衣敦學著述彬彬成章為賢師儒公承其緒由賢科再擢而典教陽穀善誨之聲於戒軒有光晚得廷伯為名進士歷工刑户三部官至憲臺秦安人實相公教昔者二銘皆予執筆蓋叙之者悉矣今玆之遷廷伯又屬予言予故約書之以告夫過而謁焉者烏乎刑部公才浮其位秦安人德稱其配而丕顯於廷伯文學政事懋著中外君子猶以為未究其用

焉馮之後其將益昌乎帝錫之章賁及林麓予何敢賛一辭哉覲省刑部公之别號鄉大夫士稱之廷伯名夑秦太安人吾邵氏之甥也李安人於令當有封而命不時受廷伯言輙悲之



容春堂續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續集卷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容春堂續集卷十四

明 邵寶 撰

傳四首 行狀三首 碑二首

傳

白中丞傳

公諱圻字輔之自號敬齋常之武進人太子太保康敏公第二子也其世具康敏公傳毋一品夫人蔣氏公生穎敏過人年十八以詩經舉于鄉十九第進士觀政戶

部請告歸娶授南京户部主事所涖稱治三載考最未幾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夙夜治刑書聽斷明慎尋進郎中以疾告歸父之改户部郎中奉敕督運有聲於漕於是康敏公致政矣便道獲侍疾比卒親侍斂焉起補工部都水郎中尋遷浙江布政司条議分守浙東諸郡有希權貴意請開處州諸銀穴者公從鎮廵往視具列利害議歲輸代課以息寇斂公私稱便金衢二郡饑且疫公舉諸荒政樂清豪徐總紀謀殺人久不服上命給事

中御史來治公與按察副使彭濟物訊得其情遂寘之法安吉知州廖紀為豪右誣贓罪聽者率避嫌弗為辨公曰知善良而不之扶若公道何即詳讞白之日本使有自鄞以去者鄞人將奏留焉公驗無奸聽逸去溫金二郡多偽吏蠹政公黜三百餘人長興有重稅田八百餘頃洪武間衝于澤水遺稅病民公請去之杭郡大饑公再舉諸荒政寧紹台三郡大疫公藥病歛喪尤加之意陞福建左叅政仙遊汀漳諸縣寇起民悉奔竄公適

病瘧即輿而往率民兵追之至大田驛相距二十餘日
會鎮東福清官軍至合追至宏路驛賊漸散去既而賊
圍武平公復畫策防禦督共餉不絕賊遂遠遁民則安
堵琉球貢船至以風故違所公驗逸之如鄞故曰柔遠
道當如是泉州倅縱墨而抗于分司蔓起大獄歷數年
不決公詳閱而折之轉右布政使尋轉山東左布政使
時秋大災公通三十縣輕重其徵中監其致香於泰山
因要重賄公婉謝不應賊初平恤殘旌烈諸政公舉之

丞魯王當襲封未有適立公與議焉論者稱允遷應天
府尹覩郡學禮殿壞首修之師生廩久缺為之措補招
復流民凡千餘戶中康敏公丞府時所定義役法仍條
上不敢擅者七事皆切時弊擢右副都御史敕總督南
京諸倉場公簡率官職唯謹又以京儲日匱而吳楚諸
郡兵荒不繼請議節革冗耗劾坐軍職不法者三十九
人嘗屯官病軍甚又劾坐若干人千戶鄭僖王忠挾勢
强支毆監倉主事王瑞之且誣致重罪公疏白其枉蔽

罷儔忠於是太夫人壽八十乞侍養不許乃迎致臺館集公卿為壽蓋出涖官政入視寢膳者一年太夫人思歸因疏乞休致不許太夫人歸以疾終公號慟奔歸乃歛既而追思成疾卒年五十二配何氏累封至淑人子二長說次誼皆縣學生所著有奏議集東巡紀興詩各若干卷邵寶氏曰昔人謂年少登高科為不幸信斯言也宜莫如吾白公然公自筮仕至佐都臺凡三十餘年職職而舉而總儲時尤振肅稱良憲臣以顯榮終則何

不幸之有初公以進士請告歸娶此著令也疏既入予問曷日行公曰命未下敢先日乎此其事與漢石慶不輕對馬相類蓋公之醇謹夙成如此書曰謙受益公有之而何不幸之有同年年與公下上者有山海崔錦世美太原車相進賢皆未官以死昔人之言豈二子謂邪

郭氏二節母傳

泰和郭氏當洪武永樂中有貞節之婦二人蕭氏者為彥清甫妻彥清當元末兵亂與其父德祥甫率衆保障

鄉里入國朝以董賦為千長年若干卒有子三人可權
可行可平皆幼蕭氏曰吾事也撫之成立以老事見少
師戶部尚書蕭公尚約所為壽萱堂記後可權早卒其
妻劉氏生二子長者七歲曰克哲其次曰克咨纔三月
劉氏曰吾姑能存諸孤令賴之吾安敢不力二子長有
室有孫若干人亦皆成立曰任者克括之子也正德戊
辰進士今為大理寺正文而有政嘗作顯慶之堂今都
御史劉公咸栗為記陳按察文鳴其姻友也又為之叙

述云君子曰易坤之六三文言稱地道無成有終而以婦與臣道並言之臣之道不難於常而難於變變而能恒其德是謂貞臣惟婦亦然是故有貞臣而后能國有貞婦而后能家郭氏姑婦二貞繼延家祚皆可書也吾聞郭出汾陽忠武王唐季有諱瞿者避黃巢亂始由金陵徙吉之龍泉鄉其八世孫逵又自龍泉徙泰和之千秋鄉滸溪里葢世有仕籍至元之世無聞焉要皆東修自好鄉里歸重也而德祥甫尤讀書樂善稱隱君子葢世

積之節義久矣二母之貞厥亦有自哉

鄒貞婦錢氏傳

貞婦錢氏者無錫錢孟深女也年十九歸邑人鄒胡時揚數月時揚病錢左右侍湯藥無違夕露禱請身代曰夫冢子也婦可死夫不可死越二年時揚卒錢年財二十有一慟而無怨既除喪遂屏華飾弗御親黨有憐其少者為之重歎錢歛衽謝曰命也退無他言當是時鄒氏方餓於貲錢日處中閨事婦事唯謹紡績有間則獨

坐未嘗越中庭一步舅姑娣姒下至媵婢皆曰難哉若人蓋至于四十五十猶其初也既而喪明繼以衰病卧牀褥數年卒年六十有四先卒數日念時揚祀無主謂其從子太學生望曰叔氏亡矣在諸子惟汝奈何圖之望曰母吾世母也葬固吾分若夫祭也則從伯氏胡之子葉也可遂以葉為後君子謂錢知禮無媿古貞婦云越三年望以葉葬之九曲河之原從時揚兆太僕少卿吳郡都玄敬銘之二泉邵子曰婦以從一為貞貞之渝

也論者一歸之寒餓其然哉太史公稱蜀寡婦清世有丹穴以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焉乎節成於志志茍不堅在貧則迫在富則蕩其不克終一也不然太史公何特筆於清也哉吾聞錢氏事有感焉於是乎書

和坦齊傳

和坦齊周思文養子也周金陵人其先湛為戎州通判德祐間家盡俘於元兵思文之父泰獨以從舅官海南

歿後卜居無錫治春秋屢薦不起嘗憤權奸誤宋乃以忠臣飛帝天祥之姓名思文兄弟三人致景仰焉泰之名思文亦繇是起義以志敵讎也元季天兵圍無錫張翼率父老諭降莫天祐思文與往和坦齊曰周族喪敗惟我一支存耳此行若不諱如宗祀何兒當代往脫不還第為我撫二女足矣既天祐降餘黨遲疑和坦齊趣之進遂被殺思文葬且祠之厚撫其女詳見王學士達所為墓誌泉史曰當是時翼之義高矣思文與翼同以義

望於鄉者也其往也死生未可知也不往則謂之曰不義將焉逃之和坦齊之往知代其死而已而不知免之於不義也義重於死君子之論也蓋和坦齊其取義者矣

行狀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簡毛公行狀

曾祖伯振

妣張氏

祖弼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妣王氏累贈夫人

父昇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妣范氏累封太宜人累贈夫人

公諱澄字憲清姓毛氏別號白齋晚更三江學者稱三江先生世居蘇州府崑山之東隅弘治間割其地為太倉州遂為州人自考以上繼有善聞于鄉公生資性明粹神采秀朗容止端潔行步未嘗左右顧七歲善屬對間為詩歌傳播人口歲時與諸兄謁姻戚長老或贈以

金錢歸即棄之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違其意故携歸耳

陳武選愷閶而竒之許妻以甥年十七充太倉衛學生

清苦力學每試有司輙入優等成化丙午中應天鄉試

歸遂遘疾明年弘治戊申丁父憂哀而盡禮服闋卒業

胄監學思兼進德器聿成所作程文及擬古文凡若干

首皆善體認而詞氣超脫然意不自滿悉取而焚之人

或竊誦一二吳中晚學傳以爲式癸丑中禮部會試廷

對賜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公感激奮勵益究心道

德之蘊及禮樂名物之故精思實踐融會貫通涵養之
久襟懷澹如隨所應接務合理道丙辰同考會試得人
為多三載考績進階儒林郎贈考如公官封母太安人
妻徐氏安人已未再考稱職充大明會典纂修官庚申
二月充經筵展書官是歲八月援例請告送太安人還
鄉於是大父壽百歲中朝縉紳為賦詠以彰世德者若
干人有司為建人瑞坊壬戌赴闕癸亥三月會典成進
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修撰預修通鑑纂要甲子二月充

東宫侍班官八月充東宫講讀官公聲音精切義理明暢時武宗為皇太子進講稱旨入言于孝廟曰今日講書毛先生是蘇州人說書却真正明白孝廟甚喜方中秋設宴遂撤以賜乙丑二月充經筵講官武宗登極推恩宫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九月賜金廂束帶及上兩宫徽號遂加贈考如公官加封母太宜人妻宜人是年修孝宗實録充纂修官正德丁卯正月聞太宜人疾請歸省不許訃至匍匐歸哀動里閈既葬避居

北郊未甞一入城府或為郊行從一蒼頭遇幽勝盤桓
乂之與鄉人處由由然絶去邊幅及干以私則正色却
焉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没其産初求救於公弗許
既而廉其罪不至此邂逅為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
盡却去曰吾公道扶人安能以賄為爾役邪其光明清
介類此歲已巳逆瑾謂會典出内閣意凡所陞秩悉奪
之公亦落庶子止餘兼職是秋起復仍官侍讀庚午陞
侍講學士八月主順天鄉試九月署國子監事辛未充

殿試讀卷官尋陞學士充日講官壬申掌院事奉命教
庶吉士君子謂公言動可法不止文字之師甲戌主考
禮部會試尋陞吏部右侍郎乙亥陞左侍郎嘗署選事
人服其公丁丑正月三品一考進階通議大夫誥贈祖
考皆如公官祖母王及范太宜人徐宜人皆贈淑人廕
子希原為國子生六月陞禮部尚書侍經筵戊寅武廟
南巡公倡議諫止疏凡數上期於必還兵部尚書彭公
澤初為左都御史嘗奉命制陝西邊事時土魯番侵軼

哈密彭公既處分奏行奸寧不悅忌彭者遂文致為罪
將置重典於是有集議之旨公言彭其有功無罪都給
事中王爌石天柱亦如公言彭遂從輕明日王石皆降
外任或嗾寧撼公公弗為動陰伺月餘無所得逾已逆
濠未反時奏欲令撫按諸臣朝服進見有請公奏行者
公據故事條上濠居母喪偽為孝行脅鎮廵請旌表公
覆奏引孝經諸侯之孝云云謂今所上與此不同事皆
得罷濠與其黨甚怨之公如弗知也已卯春賜大紅蟒

衣一襲玉帶一圍先是二品賜玉者三人公與焉左右不悅公者匿弗予至是駕自西旋將郊公當導駕度弗能終匿乃始出之庚辰會試充知貢舉官五月尚書一考例有兼職左右有沮之者止加散官贈祖考皆如公官祖母以下皆夫人逆濠既獲武宗駐蹕通州朝制宗室有罪下諸王府議然後告廟行之左右言濠多內應恐入京生變召文武群臣出會議公正色云前有宸濠朕自有處置之旨必發書告廟一如舊制不宜在外草

草成獄奸彬在列為之吐舌自是法官執奏皆以公言為據論者謂當是時群奸竊柄且握重兵人人自危而公議不少沮可以為朝廷重矣明年三月武宗崩慈壽皇太后有旨往迎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公與使焉既得命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頭禮以見者公曰今遂如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勸進辭讓之禮行乎廢乎上聞而是之賜綵段十表裏白金千兩下及僕從皆有賚駕行前後扈從備竭勤誠上每加慰勞既即位

復念前勞賜白金綵段各若干又賜罪人家屬一人尋奉旨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公會文武諸大臣議引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祀共王事云云謂今皇上既以興獻王長子入奉大統無他兄弟宜別立獻王後以主祀事以興獻王親弟九人倫序推之宜令益王第二子崇仁王襲封興王繼獻王後奉承祭祀獻王長為一國始祖萬世不毀稱號則引宋英宗以濮安懿王子繼仁宗後程頤所論云云

謂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皇上為本生父亦猶宋濮
安懿王之于仁宗英宗皇上既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為
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
叔母興獻大王妃凡遣官祭告興獻王及上箋興獻王
妃皇上俱自稱姪皇帝名隆重正統尊崇本生無所不
用其至可以為萬世法奏上有旨若曰事體重大其再
會議來奏公又議得興獻王宜令崇仁王暫以本爵奉
祀兼理府事俟山陵事畢及三宫尊號禮成再請會議

定奪興獻王稱號制皇帝于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
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皇上稱興獻王曰皇叔父曰大王
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可謂至矣復備録頤文隨議以上
有旨若曰還博考前代典禮再會詳議務求至當來奏
公復議臣等前所引程頤濮議皇上稱興獻王為皇叔
父興獻大王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此外推尊之說
稱親之議則似乎孟子所謂非禮之禮孝子豈忍以加
其親而忠臣豈忍以導其君哉推尊之非莫詳于魏明

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頤之議頤議前已録上茲録
明帝詔文併乞賜覽有旨再議復議得先王制禮本乎
人情人無子以兄弟之子為之後為之後者謂其所後
曰父而所生曰伯叔父此皆人情之所安也人情安則
天理得矣臣等不敢以他説進奏上詔還再議既而内
閣亦奏如公言有詔卿等委曲折中為朕申篤孝之情
云云公疏猶云禮可以義求而情不可以言盡仰體聖
心揆量事體使協乎情而無悖于義密勿謀猷腹心忠

受非臣等有司所敢專得旨有考據精詳議處停當之
語繼奉慈壽皇太后懿旨稱號遂定主祀事寢後有奏
於安陸州立祠祭署設丞二員以戚里子孫為之者公
復據前議執奏事皆詳具奏牘是秋吏部尚書缺廷推
首屬公公固辭曰人豈不自知吾才豈堪此哉時秉筆
者左侍郎羅公欽順必欲推公公曰公同年豈不知我
他日債事公亦與有責且喬司馬有何不可乃欲強我
聲色俱厲羅公知公意堅遂以喬公首薦公次之聞者

嘉其退讓山陵事畢再疏乞歸俱荷温旨慰留明年春
纂修武宗實録充副總裁每朝罷入史局多所筆削出
理部事日晏始歸尊號禮成録迎立功加太子太傅廕
子一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五辭不允公亦不敢受
尋奉昭聖皇太后懿旨主選大婚得女子七人其一人
為劉鎮撫其女故宦官其族人也故中人多助給事中
底蘊以告公稽武選貼黄而信即具奏上俄有左順門
議事之旨公意其為此謄貼黄以進其事遂止册禮行

公充副使比終事賜綺幣者三公素有脾疾及迎駕議禮精力繼疲至秋乃病嘗候早朝昏眩移時及兼史事重以冢婦若孫之喪病遂日侵冬月益甚疏乞骸骨不允尋命醫調治及遣中使問以羊酒蔬米明年正月以生還乞復不允仍命充會試知貢舉官疏三上内閣擬俞旨進上覽之愀然曰此輩老臣方切委任何遽至此醫問如前比四疏知不可起始許之加太子太傅賜勑給驛遣其屬一人護送還鄉命有司時加存問月給米

四石歲給輿隷四人勑有朝苟康復暮即起用之語瀕行又遣中官致寳鈔為道里費公感激泣下謝表懇篤有餘忠焉既而治裝出都門會病少間朝紳餞者盈道人以為疏傅復見行至興濟病作卒于舟中上聞之震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者九命工部營葬贈少保謚文簡仍以迎扈功廕子一人為中書舍人公少時嘗夜讀母夫人遣女婢叩門送膏燭不應伯兄洪自起呼之乃出雖盛暑家人未嘗見其露體簡淡寡慾悉以世産

讓其兄弟上賜金幣散諸宗黨故舊有差室無姬妾徐夫人没三年始買一婢及病厚遣歸其家公性嗜詩亦頗喜飲每把酒吟哦不輟伺成章書之意格高古音律和平聞者聳聽疾誦一二過輒火之曰吾以適吾意而已平生言行無少偽犯而不校遇事正直不以利害少屈然務韜晦故實浮於名位既通顯濟物薦賢恒如不及而未嘗自言其人或知而來謝則曰余忘之矣當正德時士風競進公獨絶口遷叙歳月亦未嘗一造要人

之門每語其子弟曰莫非命也彼不順受何為者哉遇
故人過從笑談終夕或酒酣頹然而卧若不知有世間
事者公在禮部久諸王府陳乞一裁以法上在藩邸顧
獨以此知公及奉迎歸聖眷遂深方將大用公天下亦
望公朝夕入輔而公歸且逝矣配夫人徐氏子男一即
希原女一適南京禮部主事王世芳孫男三與幾與立
與恭孫女一許聘金允若曾孫女一與幾先公一年卒
公卒癸未四月九日距公生天順庚辰八月二十二日

春秋六十有四希原將以卒之又明年正月一日葬公于鹽鐵塘之原合徐夫人兆先期衰絰杖走無錫以狀屬寳泣而言曰先公與公道義相知幾三十年公先太夫人之銘先公得狀於楊村舟中力疾起諾孰謂越三日而遂不起乎言訖又泣若謂寳雖在喪有不可辭者寳違朝省久矣公之事不能備知然希原之情可念也乃受其手録事實略加次第為狀如右以備立言大君子采而書焉謹狀

先母太淑人過氏行狀

先母封太淑人過氏無錫黃㶈里人宋宗室徐王郡馬孟玉十一世孫其先自宋以來隱德相承至於我外祖時明翁娶於周涇周氏而生吾母於女行為季年十九歸我先考贈奉直大夫許州知州加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紈和府君諱溥字惟淵寶生三年先考病卒葢吾邵之先宋以上譜逸無徵元季我七世祖容春府君高不仕之義與倪處士元鎮為文字交國初五世

祖仲容府君始以人材起試職知州以卒高祖叔安府君從學周正言士衡而與王中書孟端為友能自受益以資踐履士望歸之至我曽祖存一府君博洽經史終身由禮隱然山澤之儒實猶及見焉其卒也與吾先考同時於是門祚衰薄母鞠寶惟謹既除喪二年又遭我祖母楊淑人之喪以寶襄事諸父有利吾産者百方震凌將奪之節當其肆暴母至攜寶匿曽伯祖母王安人所然不為變既而析産爭取金帛泉貨母獨取存一手

校先世遺書千餘卷𠋫言曰吾家婦也此書當與吾兒讀之襲而庋之牀頂然以愛故尚未令就外傅寶九歲始延里師俾授句讀繼遣從經師受學尋游邑庠中應天鄉試試春官不利卒業太學凡數年間母鬻舊産暨諸服飾共給殆盡寶二十五得進士授許州知州迎母就養封太宜人歷陞戸部員外郎郎中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母自四十六至七十凡二十五年

皆就養時實以逆瑾屬劾平江伯不從矯詔勒致仕家居越數月起廵撫貴州勉奉母以行至長沙有戸部侍郎之召而還於是母年七十一病衰不能就養再請終養未許實至京師數月又請至再許省視抵家三月又請乃許侍養於是以詔進今號又八年實進南京禮部尚書疏辭逾年未報母得中風疾往往而劇吏部以請得先帝俞㫖今上登極上辭疏詔趣起蒞事懇辭許之且命有司以禮存問於是母年八十有一矣實入致命

母病不能起猶加命服於身為叩頭狀寶惟吾母貞心保孤壯老安節如一日例以受封不敢請旌先是封太淑人之詔有矧予風紀之臣上有貞節之母之語至是繼被殊典於誥有光嘗請於今致政少傅震澤王公作貞節碑樹之壽藏之左是歲冬十一月病復劇十二月二日遂終適寢烏乎哀哉寶憶少時每夜讀書母必手女紅以相之常謂讀書在勤然須節勞無致成疾秀才家書尚多非力莫能讀也故戒勤之意率逾於警惰其

迎養在官凡政事若罔聞知曰婦無外事况官事乎朝夕定省惟以共勤戒之而已在許州奉詔毀淫祠寺觀有為請于母者母曰此朝廷事吾兒不敢廢格吾敢阻遏寶禱雨齋戒母率家衆亦素食至旬日不怠曰吾在官敢獨肉乎寶以一年俸米還前官之母之棺價不足又假諸同官寶重於告母母曰此義事也兒第為之我當節用而已壽日不納女賓曰此謁陷也雖舊有之吾不敢踵在江西長搢來迎婦同官謂廨近察院戒減用樂

母命徹樂不用寶視學外郡母在廨日惟買一肉一菜外無一人出入寶歸憲使周文化以告且嘆曰何太夫人之清慎也寶以問母母曰憲臺之法吾固當為兒守之在淮鎮寶以忤瑾聽逮京師母聞之憂惶馳繫疾病幾殆比退休歸病即日愈大喜無怨既得告而有召命人或謂母曰太夫人盍行乎母曰吾老矣兒亦多病非做官時也夷然而罷及初病命啟諸篋笥檢舊衣分諸女孫或意母養於官久必有珍奇重貨及啟皆無之雖

寶亦嘆吾母之廉也存問禮至鄰媪謂母曰母何物報上母曰天之恩豈物所能報哉惟有叩頭而已媪曰母在牀其何能叩母曰吾兒代我叩矣嗚呼言猶在耳色猶在目今而後不可繼矣嗚呼哀哉母生正統辛酉閏十一月癸未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一人即不肖寶娶顧氏累封淑人女一人殤孫男三人曰德孫曰佛眞俱殤曰一玄母命為寶後者也女孫三人長適義官華珉次適邑庠生吳汝憲次贅邑庠生秦汶壽藏在惠山繡嶺

之原去先考墓數百步而近卜以今年癸未冬十月十日丙午啟而葬焉距先考葬五十九年矣念惟體魄久安不敢議遷爰製衣衾棺而合之實不天先考背棄太蚤惟母之恩實兼父道實不孝無能為養仰荷聖明錫之晚福又弗克承藉以登上壽踊地號天無所逮及惟襄事有期所以埋銘樹表於墟墓之上者不假大君子單章片辭以為不朽之地則實不孝之罪其終何以逭諸用是抆淚為狀仰干於下執事惟少矜其志焉而亟

賜之也實不勝哀苦祈望之至伏紙悲咽不知所云謹
狀

碑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華公神道

碑銘

正德辛巳冬十二月十二日福建左布政使華公以疾
卒於家先是秋八月公以上初嗣大統奉表朝京師稱
賀十一月還過家上冢啟行而病三日大病又明年嘉

靖癸未春正月十又一日其子琢璩等葬公於分龍之新阡惟著令神道有碑乃以公諸孫進士子宣所為狀請文於寶按狀公諱泉字文光别號梅心更號雙梧居士其先本春秋宋卿族散處四方其居無錫者益遠矣在南齊有孝子寶者其族之望也宋有曰榮者以仕居汴至其曾孫原泉當南渡時始復居錫之隆亭勝國時友聞提領州稅璞辟晉冀屯田總管鉉為都功德使司都事皆未顯若功德之子幼武鄉稱栖碧先生先生之

子宗韡韡子與叔叔子宗隆則皆隱而望於鄉焉葢自宗韡徙鵞湖三世而業益盛宗隆之子封戶科給事中聽泉翁守莊娶楊孺人而生公實始以文科進封及父母位至二品葢前此未之有也公性嚴簡卓犖器識凝重弱冠入邑庠即謂天下無難事敏而力學初講業於長史淡成楊先生繼聞今致政少傅守溪王公以翰林編修居憂洞庭山中遂與錢郎中世恩過太湖即其墓廬而學焉凡二三年文譽益起學亦滋博弘治壬子癸

解南畿越三年丙辰試禮闈得魁選既賜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每閣試輙為大學士宜興徐公學士四明楊公所稱許然同輩亦不能無忌徐公既致政公當授官得戶科給事中公慨然曰吾於是得言天下事矣會己未會試主司有起物議者公奮然曰此而不言尚何待乎遂入劾疏詔付于理乃并逮公言官楊方震林粹夫輩力為公救而廷議亦多歸公孝廟知公直諒而重於國體既免所劾者官亦遷公南京太僕寺簿去國之日贈

言者若干人有擬之唐子方者公至滁陽首去輸馬踰期之罰又禁隸卒勿薪于琅琊山麓歸薪于僧以茗遊客有屬吏詭常例以賂公公法而戍之滇南曰吾其以懲官邪公暇課諸生以經學皆謂得師三載遷寺丞又三載擢守韶州先是至京師或勸謁執政可得異擢公謝之比至韶猺褋民居郡境者輩持一器果來謁公諭之曰我無汝煩汝無我梗汝耕我牛且汝種穀貿易無汝禁輩受一果遣之欣躍而退有怙終者必置之法諸

洞帖服時會府征樂昌檄調韶兵萬人與狼兵俱公點遣如數帕首以赭自殊於狼臺司見之嘆曰華其文吏不虞其知武如此諸生講課一如在滁時科目久虚至是乃有人焉人歸公功歲久旱公禱而雨君子謂其祝文有古文遺意癸酉供職鄉闈實兼校文蓋廵按御史衡陽王君昊徵之曰是論科場弊者可以為重矣徹棘得解元黄佐人歸公識丁外艱歸棄堂食不取凡若干金事見去思碑未幾擢貴州叅政服闋改四川會詔取

大木公率衆入梓潼諸山或以險沮之公曰君命也不聽適驟雨至笠而立者越宿群木浮澗而出人歸公誠分守西川守備内臣欲通茶於番以規私利匭金餽公公怒而却之茶議遂寢歲丙子鄉試又稱得人郡守有先為御史負風裁名者寮長將以罷議黜公昌言止之而不受德君子曰古人之道也遷福建右布政使於是軍士以食缺唱譁群情洶洶公至曰食缺之故吾知之矣支不折食固不缺議請于朝而更之群譁乃定復梓

行八郡均徵之籍以杜後弊清戎之政故屬藩右率以
官重弗躬公曰國事有大於此者乎遂親歷八郡無弗
至者歲巳卯鄉試又稱得人賊彬竊柄要賂諸藩脅以
奇禍公不為動彬校入境遽去踰年進今官方將有所
罷行而皆未之遂也惜哉公孝於父母友于其兄在官
如家逾耆不忘其初尊師親友始終無間予與君有鼓
篋之義公之初歸胥會錫山驛執手語平生傾寫肝膽
至於埀泣蓋疇昔款洽未有若斯者也豈公將屬吾銘

邪公生于天順己卯十二月之晦年六十有三配朱氏繼惠氏贈封皆孺人子男四人長琨先卒次即琢太學生次即瑑次珩女二人長適江陰郭讓次適鄒壽孫男一人蜀信女孫一人所著有雙梧集若干卷銘曰孝考嗣憲如舜承堯達聰明目群賢滿朝公在諫垣出自中秘有懷輙陳為國訃忠矧玆賢階天下為公厥或誣上臣實是恫惟直動天震威虓虓凡都人士乃罔不悽帝意王公南司牧人公拜稽首惟帝之仁牧規既申郡尒

南服扁舟两童矢作民福乃叅乃伯既西而南如疾在躬惟彼肆貪人亦有言麟祥虎猛公令軒軒公心耿耿漢有龔汲宋有孤唐公念斯人曰篤不忘孰矜能廉孰斷能果公隧有碑千載筆我

江西左布政使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公既致江西政歸之五月以疾終于正寢其子金等先嘗為公卜壽藏于邑揚名鄉滦塘山之原遂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焉惟著令神道有碑則以狀來請文予與

公同里閈仕同為戸部屬相知為深義不得辭公諱策字嘉言别號蓉湖世為無錫人曽祖壽益祖友文皆欽德市隱父野葵翁遯慷慨直諒好讀史傳有古烈士風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戸部員外郎子五人公其仲也幼有異質讀書驟進然性鯁介不能同人遂以布衣應試翁卒後長兄榮有宿負讓居室於公公為代償不足復益之人曰義哉而難其貧則應之曰吾不能筆耕矣乎於是請業修贄者日衆以所入供其母王太宜人孔

治己酉領鄉薦癸丑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擢知江西饒州府越四年調浙江嚴州擢福建左叅政超擢江西左布政使凡在官若干年公為主事監通州倉有中貴撓法抗言不避繼監徐州倉法更振肅為郎中時三邊弗靖軍費浩繁公以敏練承檄往江浙廣東三大藩督其逋公訪究豐凶及侵蠹主名徵施通融之法不朞月而足又處其綱解如法蓋凡若干萬皆濟邊之陜西告急朝命侍郎顧公往備兵食公從焉顧公

與公咨議相可否北至長安執其要而御之不數日芻粮漸積將士增氣敵乃北走不敢渡河於是聞太宜人之喪而還哀戚以治逆瑾以微眚逮公未幾事白公至饒州姚源洞寇與官軍相持五年矣公廉得其情新其約束罷行唯便縱濫繫者若干人乃單騎入寇巢諭以逆順禍福降之後公朝正去郡洞寇復作朝廷方發兵南下公適還先驅入犁壁山營而居夜忽大驚士皆甲而譁公卧不起頃之稍定連戰數日寇敗散去公以洞

僻且遠奏請置萬年縣自是不復叛政暇修郡志志外有搜訪名勝為詩咏之凡若干首内翰陸先生深見之曰此非古觀風遺意乎公之調嚴也蓋以姚源復叛追咎撫故抑其功然德在郡民其行也舉王梅溪徙夔故事斷虹橋遮留之嚴屬地有銀鑛發則相攻公謂爭利殺人非生財道也令封之其所為政務持大體不屑細瑣感今弔古有餘懷焉其大者登富春山修子陵之祠祠有希范堂賦蓋九閱月而福建之命至矣時汀漳寇

方熾鎮廵舉公往征之道經同安巨寇蘇世浩勢尤猖獗公首降之遂携焉以臨汀漳汀漳氣奪榜到之日先降者争出見公因撫而諭之曰吾欲返爾田宅親戚爾顧欲肉餵鴟鴉乎衆皆稽首曰公推赤心人腹非昔御我詐者比此固我命盡日也敢以死請公皆遣之汀漳按堵如故省城軍士有因前政給粮踰朞而唱譁如叛狀者逹官里居者三人出而沮之未信曰必得陳叅政榜文公虞反側未即給也惟以利啗其黨而渙之渠魁

既得餘悉弗問省城無恙公以民苦急徵軍樂早支亂是之由乃疏請歲留餘銀九萬兩以為倉卒小警軍餉之備時紀功者尚斬獲公之功乃不上達不平者往往鳴之賦咏公泊如也既而論功僅加俸一級遂遷江西左布政使公至之初宸濠雖就檻車而武事猶未戢公既涣群黨之逸者乃警城墉籍府庫惟謹復以地方凋獘特甚請給銀數十萬兩賑其餘民已卯廢科士有滯才之嘆請壬午倍額取之藩府諸祀壇無主請屬之布

政司凡三疏皆見施行劄建鼓樓於司之東改宸濠所建陽春書院為貢院聖母北上舟經九江公往迎之需無闕者及壬午場屋事畢自顧疲憊乃馳奏曰臣備員方岳行年六十復值衰疾失今不去妨病之罪曷能逃之疏上吏部請從致仕之例公既得命浩然南歸終日默坐家人侍側唯見風髯蕭然而已公在部在郡凡三被賞賞必感嘆曰吾何以稱上德其監徐而還憫兄之二子貧各為之室與產平居推誠任真不立崖岸及當

大事酬撫周密動中機會雅好吟咏李文正吳文定儲文懿諸公皆盛奬之而程文尤長閩江二省試所刻文公皆與筆削焉所著有某藁若干卷公卒嘉靖癸未六月八日距其生天順戊寅六月十三日享春秋六十有六配宜人范氏有子三人長即金次鑾次鏊女子二人張渭華治安其壻也孫男五人士魁士元士清士洪聘皆名族女孫六人許嫁亦名族詳具山東糸政俞君國昌所為誌銘曰虞牧十二周伯維九子我天民紀綱群

后今之布政宣化承流仰若古代前虞後周睠睠陳公其才孔碩有德以將與與翼翼郎署十年繼守兩郡兵荒荐臻公靖以訓乃叅閩省左轄于洪長揖悍帥闒臬生風大慝既除與物更始閭有友婚室有婦于歲月遷敘可省可臺公曰倦矣遂乞歸來湖上有田有水有山胡不少留笑歌其間爰卜壽藏遂營以葬隧道有碑既穹且壯謂我公友爰請我詞我徵公行刻此銘詩

容春堂續集卷十四